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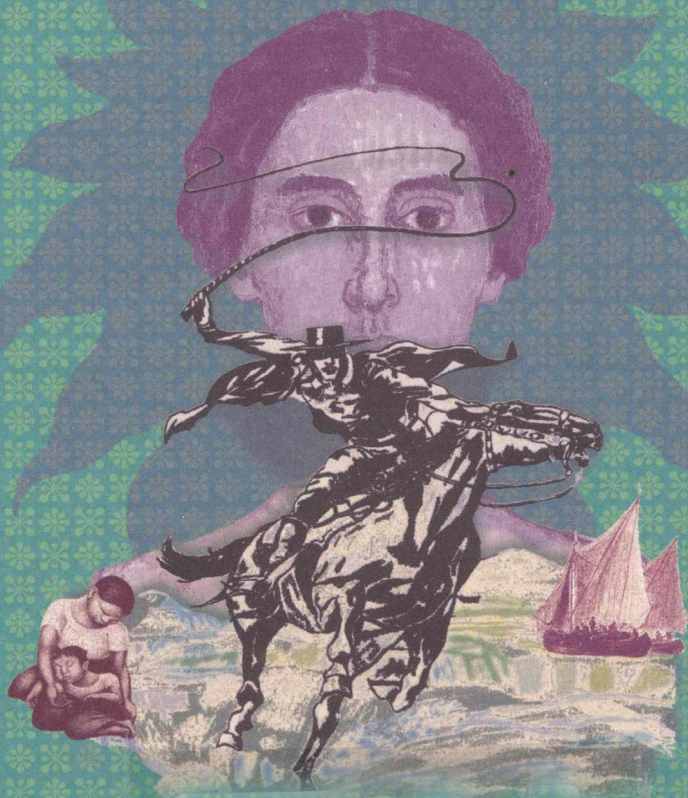


佐罗一个传奇的开始

El Zorro, comienza la leyenda

ISABEL ALLENDE

【智利】伊莎贝尔·阿连德 著
赵德明 译



佐罗

一个传奇的开始

【智利】伊莎贝尔·阿连德 著

赵德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佐罗：一个传奇的开始 / (智) 阿连德 (Allende, I.) 著；
赵德明译。—2 版。—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10
(阿连德作品)
ISBN 978-7-5447-1785-4

I. ①佐… II. ①阿…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智利-现代
IV. ①I7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2276 号

El Zorro, comienza la leyenda by Isabel Allende
Copyright © 2005 by Isabel Allend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lls, S. 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9-307号

书 名 佐罗，一个传奇的开始
作 者 [智利]伊莎贝尔·阿连德
译 者 赵德明
责任编辑 孙茜
原文出版 Plaza y Janés, Spain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875
插 页 4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2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785-4
定 价 3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ISABEL ALLENDE

El Zorro, comienza la leyenda

目 录

第一部分	003	…… 加利福尼亚,1790—1810 年
第二部分	081	…… 巴塞罗那,1810—1812 年
第三部分	145	…… 巴塞罗那,1812—1814 年
第四部分	209	…… 西班牙,1814 年底—1815 年初
第五部分	281	…… 上加利福尼亚,1815 年
简短的结语和尾声	337	…… 上加利福尼亚,1840 年

这是个关于迭戈·德拉·维加的故事，讲述他如何变成了传奇的佐罗。今天，我终于可以公开他的真实身份了。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为他保密。公开出来我有些犹豫不决，因为一张白纸如同蒙卡达手下的男子汉们出鞘的军刀一样能把我吓倒。我打算用这些文字抢在那些极力要诽谤佐罗的人的前头。敌人的数量相当可观，因为凡是保护弱者、救助妇女和羞辱权贵的人常常会有许多敌人。自然，任何理想主义者都会树敌甚多。不过，我们更想计算朋友的数量，结果是朋友比敌人多得多。我必须讲出佐罗那些冒险的事迹，因为如果没人知道这些事迹，那么佐罗为正义事业的牺牲就意义不大了。英雄的事业往往报酬很差，有时会英年早逝，因此英雄主义多吸引一些狂热分子，或者吸引病态迷恋死亡的人们。心怀浪漫、性格轻佻的英雄为数很少。直截了当地说吧：佐罗这样的英雄无人可比。

我们还是从头开始吧。从一件偶然的事情开始。没有这件事，迭戈·德拉·维加也许不会出生。事情发生在上加利福尼亚，在圣加布里埃尔教区里，时间是基督降生后的第一千七百九十年。那个时期领导教区的是门多萨神父，他是一位有着伐木工一般的肩膀的方济各会的教士，外貌年轻，不像已经有四十岁的年纪，精力充沛，爱发号施令；对他来说，教区里最困难的事情是效仿圣方济各·德·阿西西^①的谦卑和温柔。在加利福尼亚，二十三个教区里，有另外一些教士担负着传播基督教义的使命，其对象是丘马什、肖肖尼^②等部落的几千名土著人。这些土著人并非总是很乐意接受基督教义。加利福尼亚海岸地区的土著人有个以物易物的交易网络，运转了几千年之久。这个地区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各个部落都发展起不同专业的生产。西班牙人对于丘马什经济有着深刻的感受，认为这种经济的复杂程度可与中国经济媲美。印第安人使用贝

^①1181—1226，天主教方济各会的创始人，为信徒们规定了过简朴生活的准则。

^②均为加利福尼亚地区的印第安人。

壳做钱币，定期组织贸易集市；人们不仅进行物质交换，还谈婚论嫁。

印第安人不大明白那个在十字架上受苦的男子有什么神秘可言，为什么白人对他顶礼膜拜，不明白在这个世界受苦会对在另外一个世界享福有什么好处。据说，在基督的天堂里，人们可以定居在云彩上，与天使们一道弹奏竖琴。可是，实际上，大多数印第安人宁可死后与自己的祖先一起在“大仙”的土地上猎取白熊。印第安人也不明白那些外来者为什么在地上插旗帜，为什么划出想象的界线，然后宣布那是自己的财产，而且如果有人为了追捕麋鹿而进入界线之内，他们居然会生气！印第安人觉得占有土地的思想如同分配大海的想法一样，简直不可思议。当门多萨神父获悉有几个部落在一个有着狼头的武士的指挥下发动了叛乱的时候，便为受难的人们祈祷。但是，他并不十分担忧，因为他确信圣加布里埃尔教区是安全的。属于这个教区的人们有福了，许多土著家庭证明了这个道理，他们纷纷来这个教区要求保护，其代价就是入教洗礼；然后便住进了结实的房屋。门多萨神父肯定从来不使用士兵去招募未来的皈依者。他认为这第一次发生在上加利福尼亚的叛乱，原因在于西班牙士兵滥杀无辜和传教士兄弟们的严厉行为。土著部落分散成若干小族群，各有各的风俗习惯，通过一种信号系统进行联络；除去买卖交易，他们从来不为什么事情达成协议；确实也没有理由动武。按照神父的说法，这些可怜的人是上帝的无辜羔羊，他们因为无知而不是因为恶习而犯罪。现在，他们起来反对殖民者，肯定有不容分辩的理由。

门多萨神父干起活来一刻也不休息，他与印第安人一道在田地里劳动，在鞣皮作坊里帮忙，在磨房里打下手。黄昏时分，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他给出事故的人们治疗伤口，或者给人拔牙。他讲授教义和数学，为的是让新信徒们——皈依天主教的印第安人——能够计算皮毛、蜡烛和牛群；但是不开设阅读和写作课，在那里这些是没有实用价值的知识。晚上，他酿造葡萄酒、算账、写笔记、祷告。黎明时分，他敲响教堂的铜钟，召唤信众去做弥撒；晨祷后，他亲自监督检查早餐的情况，不让任

何人挨饿。他根据自己从前所做的一切，而不是过分的自信或者虚荣，相信起来造反的部落是不会进攻他的教区的。但是，由于坏消息一星期又一星期地传过来，最后他注意起形势来。他派出两个特别信任的教士，去调查其他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两名亲信很快就找到了作战的印第安人并且掌握了详细情况，因为他们受到了兄弟般的接待，而招待他们的人恰恰是他们要侦察的人。他们回去向门多萨神父报告说，森林深处出现了一位英雄，他身上附着了狼魂，他成功地联合起几个部落的印第安人，准备把西班牙人从祖先的土地上驱逐出去，因为西班牙人居然说没有许可不得进入这些土地打猎。印第安人缺乏明确的战略，仅仅凭借一时的冲动袭击教区和村庄，把所到之处全部烧光，随后，像来时那样迅速撤退。他们招募新信徒入伙，因为新信徒还没有经过长时间屈辱地为白人效力而软化。因此，新信徒也纷纷加入叛乱的队伍。门多萨神父的亲信还说，那个叛乱的首领名叫灰狼，他在注视着圣加布里埃尔教区，对于门多萨传教士没有私仇，没有什么要指责的，而是因为灰狼要从这个教区路过。鉴于这种情况，门多萨决定采取措施。他可不准备放弃多年来的劳动果实；更不打算让别人抢走自己教区里的印第安人，因为一旦这些印第安人远离他的庇护，肯定会重新犯罪，再去过野人的生活。他写信给阿莱汉德罗·德拉·维加指挥官请求快速援助。信中说，他担心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因为叛乱分子就在附近，可能随时发动进攻；如果没有军队的及时支援，他将无法自卫。神父把同样内容的信写了两份，派遣几个机灵的骑手，分别走不同的道路，送往圣迭戈要塞，这样如果有一路遭到拦截，另外一路或许可以完成任务。

几天后，指挥官阿莱汉德罗·德拉·维加飞马来到这个教区的大院。他一跃而下，脱下沉重的制服、围巾和帽子，一头扎进女人们正在洗衣裳的水槽。他的坐骑浑身冒着热汗，因为它驮着骑手和西班牙军队龙骑兵的器具奔驰了几十里地。这些器具有长矛、宝剑、双层皮盾牌和酒

壶，当然还有马鞍。陪同指挥官的还有两名士兵和运输粮食弹药等军需品的几匹马。门多萨神父张开双臂出来迎接指挥官，但是，一看到陪同德拉·维加的只有两名破衣烂衫、和马一样筋疲力尽的士兵，不由得露出失望的神情来。

“神父，很遗憾，除去这两个勇敢的士兵之外，我没有兵可支配了。先遣队的人们都留在圣母村了，那里也受到了叛乱的威胁。”指挥官连连道歉，一面用衣袖擦擦面孔。

神父咬牙切齿地回答说：“既然西班牙不帮助我们，那么请上帝帮忙吧。”

“您知道有多少印第安人参加进攻吗？”

“指挥官，这里会准确数数的人很少。不过根据我手下人的调查，最多可能有五百人。”

“神父，这就意味着超不过一百五十人。我们可以自卫。有什么可指望的人和武器吗？”阿莱汉德罗·德拉·维加询问道。

“我算一个，做教士之前当过兵。还有两个传教士，他们年轻又勇敢。还有三名派遣到教区来的士兵，都居住在这里。还有几杆卡宾枪和火枪，一些弹药，几把军刀，还有我们用在采石场上的炸药。”

“新信徒有多少？”

“亲爱的孩子，我们要实际一点。大部分新信徒是不会攻打本族人的，”神父解释说，“我这里最多可以调动六七个年轻的仆人和几个妇女。她们可以帮我们装填火药。指挥官，我可不能拿新信徒的生命冒险，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照顾他们就像照顾自己的子女一样。”

“好，神父，以上帝的名义，动手吧！我看，这座教堂是教区最坚固的建筑物了。我们就守卫在那里。”指挥官说道。

在其后的日子里，圣加布里埃尔教区里无人休息，连小孩子都被安排了工作。门多萨神父，这位熟知人心的行家，无法相信一旦教区被叛乱的印第安人包围，新信徒还会忠于教区。他有些伤心地发现某些新

信徒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野性的光芒以及执行命令时不高兴的样子。他们把石头扔在地上，破坏沙袋，弄乱绳索，把沥青桶翻倒在地上。神父为形势所迫，打破了自己制定的同情原则，硬起心肠给两个印第安人戴上了脚镣，鞭打了第三个印第安人十下，以示惩戒。随后，他命人用厚木板加固了单身妇女宿舍的屋门。那宿舍建造得好像牢房，避免胆子最大的妇女趁着月色出门与情人鬼混。那是一座圆形建筑，用厚重的砖坯盖成，没有窗户，带来的好处是：可以从外面用铁条和铜锁锁门。现在那里关押着大部分男性新信徒，都戴上了脚镣，免得在战斗时他们与敌人合作。

“门多萨神父，印第安人怕我们。他们认为我们有一种非常强大的魔法。”德拉·维加指挥官拍拍枪托说道。

“这些人太熟悉火枪了，尽管他们还没发现火枪的作用。印第安人真正害怕的是基督的十字架。”那位传教士指指祭坛说道。

“那我们就向他们显示一下十字架和火药的威力吧。”指挥官哈哈一笑，随后开始说明他的防御计划。

指挥官和神父在教堂里。这里已经用沙袋从里面筑成了堡垒，射击的方向对准大门口，在战略位置上设置了火力点。按照指挥官德拉·维加的意见，只要拒敌人于教堂门外，让士兵们能够给卡宾枪和火枪装填弹药，那么情况就会对我方有利。但是，如果发生肉搏战，敌方的优势就很大，因为印第安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凶猛程度上都远远超过我方。

门多萨神父钦佩德拉·维加指挥官的勇敢精神。指挥官大约三十岁，可已经是个老兵了，参加过意大利战争，从那里光荣负伤下战场。他生于贵族家庭，排行第三；从血统上可以上溯到民族英雄熙德。维加的先辈们曾经在天主教国王伊莎贝尔和费尔南多夫妇战旗下与摩尔人进行过浴血奋战。他们虽然为西班牙立下赫赫战功，却没有给子孙留下财富。维加的父亲去世后，长子继承了家业，就是一座百年石屋和周围一小块干枯的土地，地点在卡斯提亚省。二哥当上了教士。他只好当兵；对

于像他这样血统的年轻人，只有这样的前途了。为了奖赏他在意大利表现的勇敢精神，长官送给他一小口袋金币，批准他前往新大陆改变命运。于是他护送佩德罗·法赫斯总督的妻子艾乌拉里亚·德·卡依斯夫人来到上加利福尼亚。总督因为脾气暴躁和亲手猎获的狗熊数量惊人，得了个“狗熊”的绰号。

门多萨神父早就听说过艾乌拉里亚夫人在那次史诗般的旅行中的传闻。这位夫人的脾气像她丈夫一样火暴，那次旅行路上拖拉了六个月之久，距离就是从墨西哥城——夫人在那里生活得像公主——到蒙特雷^①。丈夫在那里的军事要塞等候她。而她则像只乌龟一样地爬行，不慌不忙地指挥着一列牛车和长长的一队母骡驮着行李缓缓而行；此外，每到一处宿营地，夫人总要组织一次宫廷式的晚会，往往持续数日之久。据说夫人的习惯十分怪诞，经常用驴奶洗澡，用威尼斯宫廷贵妇的红色油膏染发；还据说夫人常常脱下身上的绸缎衣裳给路上迎接她的裸体印第安人，但不是出于基督徒的美德，而纯粹是大手大脚的浪费；人们还说，最为热闹的是夫人迷上了漂亮的指挥官阿莱汉德罗·德拉·维加。门多萨神父最后说，咳，我算谁呢？一个可怜的方济各会教士罢了，怎么能评判夫人呢！说到这里，他侧目注视着德拉·维加，一面心里好奇地思索：不管怎么说，传闻中有多少实在的内容呢？

传教士们纷纷写信给住在墨西哥城里的布道团团长，抱怨印第安人宁肯过裸体生活，宁肯住草房，宁肯使用弓箭，宁肯不要教育、不要政府、不要宗教、不要敬畏权威，宁肯一心满足自己不知羞耻的欲望，好像洗礼的圣水从来没有洗去他们的罪孽似的。印第安人紧紧抓住自己习惯的固执态度，大概是魔鬼撒旦驱使的结果，不能有别的解释。因此，传教士们常常出去抓捕逃离教堂的土著，用绳索捆绑起来，立刻痛加鞭打，以便让他们学会爱和宽恕的教义。而门多萨神父由于在当教士之前

^①西班牙人于1770年在上加利福尼亚建立的城市。

有过相当放荡不羁的生活，因此对那种满足不知羞耻的欲望的想法，他并不陌生，所以他十分同情印第安人。此外，耶稣会教士——他们布道团的对手——的进步思想，门多萨神父暗地里也表示钦佩。他与其他传教士不同，也与大部分方济各会教士不同，不赞成拿无知当成美德。几年前，当他准备担任圣加布里埃尔教区的领导职务时，他兴趣盎然地阅读了一个名叫让—弗朗索瓦·德拉·佩鲁斯的人的报告。这位法国旅行家把加利福尼亚的新信徒描写成悲伤的人、没有个性的人、没有灵魂的人，这些人让佩鲁斯想起加勒比地区种植园里心灵受创伤的黑奴。西班牙当局把佩鲁斯的意见归咎于这样一个遗憾的事实：此人是个法国人。但是，佩鲁斯的意见却给门多萨神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神父内心深处，他相信科学的力量几乎与相信上帝的威力等同起来，为此，他决心要把自己领导的教区变成繁荣与正义的楷模。他打算通过说服而不是绳索争取新人加入教会；准备用善举而不是鞭打来留住新人。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在他的领导下，印第安人的生活有了巨大改善。如果佩鲁斯从那里经过的话，肯定会惊叹不已。门多萨神父完全可以这样吹嘘——虽然他从来也没有吹嘘过——在圣加布里埃尔教区，接受洗礼的人数增加了三倍，新信徒没有一个人逃走很久的，少数逃亡者总是感到后悔而归。虽然劳动艰苦、性生活限制很多，他们还是回来了，因为神父对他们宽大处理；还因为他们从前从来没有每天吃三顿饭，从来没有坚固的房屋躲避暴风雨。

这个教区吸引了美洲其他地区和西班牙的旅行者，为了学习门多萨神父成功的秘密，他们纷纷来到这个遥远的地方。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有：长势良好的庄稼地和菜园，可以生产美酒的葡萄园，根据古罗马引水渠设计的灌溉系统，马厩和羊圈，在一望无际的山坡上吃草的羊群，装满鞣皮和油亮皮靴的仓库。生活的平静状态和新信徒的温顺态度让参观者惊讶不已。新信徒用自己生产的精美编筐和皮革制品而赢得的名声已经传播到教区之外了。门多萨神父的座右铭是：“让肚子吃饱，

心情就会快活。”他自从听说海员有时会因为坏血病而死亡，而一只柠檬就可以预防坏血病之后，就对营养问题着了迷。他认为，如果身体健康，灵魂就更容易得救。因此，他来到教区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取消长期以来的玉米糊，而这可是土著人的基本食物啊，代替的是炖肉、蔬菜和奶油蛋糕。他费了好大力气给幼儿供应牛奶，因为每桶热乎乎的牛奶都是经过与凶猛的母牛战斗之后才取得的。挤奶时需要三名大汉对付一头母牛，有时胜利的是母牛。门多萨战胜了孩子们对牛奶的厌恶，其方法与每月一次给孩子们治蛔虫的办法一样：捆起双手，捏住鼻子，往嘴巴里灌药。如此巨大的决心必然产生效果。驱除蛔虫之后，孩子们长得结实了，脾气也温和了。圣加布里埃尔这个居民点里没有蛔虫，它是唯一摆脱了瘟疫的村庄，而在其他殖民地瘟疫造成了大量的死亡；当然，有时一种普通的感冒或者腹泻也会把新信徒直接打发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

星期三中午，叛乱的印第安人发起了进攻。他们是悄悄接近教区的，但是一旦侵入村内，那里就有人在恭候他们了。狂热的武士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村内空无一人。只有两条瘦狗和一只漫不经心的母鸡在院子里迎接他们。没有发现半个人影，没有听到半点声音，也没有看见哪家的烟囱在冒烟。叛乱的印第安人中，少数穿皮衣和骑马，多数是裸体走路的，他们身背弓箭，手持大棒和长矛。那位神秘的首领骑马走在前面，脸上画着红黑相间的条纹，身穿狼皮短袍，用一个完整的狼头戴在头顶，充当帽子。人们几乎看不见他的面孔，因为藏在狼牙后面，又有长长的黑发遮掩。

几分钟内，进攻者已经走遍了教区，烧毁了茅草屋，砸碎了泥罐、木桶、农具、织布机以及一切伸手可及之物，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他们打仗时发出的可怕尖叫和飞快行走的速度，使得他们没有听见那些被关闭在女人棚屋里的新信徒的求救声。已经鼓起了勇气的叛乱分

子向教堂冲去，一面连连拉弓射箭。可是这些箭毫无用处地撞在坚固的砖墙上，纷纷落地。首领灰狼一声令下，叛乱分子朝着几扇厚重的大门乱哄哄地一拥而上。大门颤抖了几下，但是没有让步。喧闹声和喊杀声随着每一次人群对大门的冲击而提高。与此同时，一些身体灵活和勇敢的武士在寻找攀登小窗和钟楼的办法。

外面每冲击一次大门，教堂里面的紧张气氛就变得更加难以忍受。守卫教堂的人——四名传教士、五名士兵和八名新信徒——分别安排在教堂大厅的两侧，有沙袋保护，有负责装填弹药的姑娘们帮助。德拉·维加指挥官已经把姑娘们训练得尽可能有用了。但是，对这些胆小的姑娘不能有过高的期望，因为她们从没有见过火枪。她们的任务就是一系列装填动作，士兵闭着眼睛、不假思索就可以完成。但是，指挥官用了好几个小时才把她们教会。弹药装填好了之后，姑娘把枪交给负责射击的士兵；士兵射击时，姑娘给另外一杆枪装填弹药。扣动扳机时，火花点燃火药，火药的爆炸力把子弹射出。潮湿的火药、失去效力的火石和堵塞的火门造成大量的射击失败。此外，射击前往往忘记从枪膛里拿出通条。

德拉·维加指挥官的教导是这样的：“别泄气！战争总是如此，吵吵闹闹，一片骚乱。假如武器卡壳，第二支应该立刻送上前继续射击。”

教区里所有的孩子和部分妇女藏在祭坛后面的一个房间里。门多萨神父早就发誓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妇女和儿童。教堂的守卫者们手指扣在枪机上，脸上蒙了一块用醋水沾湿的手帕，保护眼以下的部分；大家静静地等待着指挥官的命令。面对印第安人的喊叫声和他们撞击大门的声音，指挥官是唯一不为所动的人。指挥官冷静地估计门板的抵抗力究竟有多大。计划的成功取决于行动的及时和良好的协作。自从意大利战争之后，他一直没有机会作战，但是他现在清醒而镇定；唯一担心的表示是手心发痒，射击前他总是有这种感觉。

片刻后，印第安人推门的力气用尽了，撤退到后面去接受灰狼的

指示。一阵威胁性的寂静代替了先前的喧闹声。这正是德拉·维加指挥官为发出信号所选择的时机。教堂的钟愤怒地响了，同时有四名新信徒点燃了蘸过焦油的破布，产生出一股股恶臭的浓烟。另外两名新信徒打开了沉重的门闩。钟声让叛乱分子恢复了精力，他们重新集结起来，发起了又一次进攻。这一次，大门刚一推就开了，结果在极大的混乱中，由于撞在用沙袋和石头筑起的路障上，许多人跌倒在地，一些人压在另外一些人身上。外面阳光刺目，里面漆黑一片，烟雾腾腾。十支火枪从两侧同时射击，打中了好几个印第安人，他们喊叫着躺倒在地。指挥官点燃了导火索，几秒钟后，火苗进入了混杂着子弹和焦油的炸药包。炸药包是事先安置在大门口的路障里的。爆炸声震撼了教堂的混凝土，向印第安人抛去密集的铁片和石块，并且连根拔下了祭坛上的木制十字架。守卫者们感觉到了热浪的袭击，它迫使他们向后撤退；他们听到了那震耳欲聋的轰鸣。但是，也看到了被铁片射中的印第安人像木偶一样倒在一团红色的云雾中。守卫者们由于有阵地掩护，有时间恢复神智，装填弹药，在印第安人还没有来得及射箭之前开始了第二轮射击。几个印第安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仍然站着的人被烟雾呛得咳嗽、流泪、无法拉弓射箭，但是却成为射击的明显目标。

在火枪射击了三轮之后，灰狼率领他最勇敢的武士成功地登上了路障，冲进了大厅。西班牙人立刻上前迎战。在混战中，指挥官德拉·维加一直注意着印第安人的首领。他迅速摆脱了周围的敌人，马上向灰狼扑去，猛虎般地怒吼一声，手挥军刀，迎了上去。他一刀劈去，没有砍中，因为灰狼本能地预感到危险的来临，急忙向旁边一闪，躲过了打击。指挥官用力过猛，身体失去了平衡，向前一扑，脚下一绊，跪倒在地上了。军刀摔成了两半。灰狼得意地大叫一声，举起长矛刺向指挥官。但是，他的动作还没来得及完成，脑后就重重地挨了一枪托，嘴巴朝下摔倒在地，一动也不动了。

“上帝饶恕我吧！”门多萨神父喊道。他手握枪管部分，凶猛而快活